



2000-2020年

共绘新时代 丹青谱华章

庆祝大众报业集团成立二十周年全国美术学院院长暨鲁籍名家邀请展

精品先睹

贰

编者按

1939年元旦，大众日报创刊于风雪中的沂蒙山区，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578名大众报人牺牲，这份经过血与火淬炼的党报，如今已经81岁了。新的时代，大报品格和沂蒙精神依然紧密相连，在庆贺大众报业集团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中，张志民、吴疆、孙文韬合作的丈八大画《沂蒙颂歌》所蕴藏的厚重历史与真挚情感，值得观者反复深读。



作品名称：《沂蒙颂歌》
作品尺寸：498cm×200cm
主创画家：张志民 吴疆 孙文韬
出品时间：2020年8月
出品地点：山东新闻美术馆（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

见山不是山 大朴即自然

——张志民 吴疆 孙文韬《沂蒙颂歌》创作实录

□本报记者 李可

画家简介

张志民 1956年2月生于山东阳信，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艺术学院原院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吴疆 1975年3月生于济南市，山东艺术学院2007级艺术硕士，师从张志民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美术馆、济南画院院聘画家，现供职于济南市文化馆，任副研究馆员。岱云社成员。

孙文韬 1980年生，山东乐陵人。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后毕业于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获博士学位。师从张志民教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山东省中国书画学会理事，山东书画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现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岱云社成员。



张志民创作中



吴疆创作中



孙文韬创作中



张志民题写“沂蒙颂歌”

大众日报客户端视频联动 请扫二维码观看本次创作实录



“沂蒙山苍苍朴实，这方水土就应该养育出勇敢、豪放、质朴、善良、富有奉献精神的人民。”山东省美协名誉主席、山东艺术学院原院长张志民先生十分了解和热爱沂蒙，“这儿没有华山的险峻和黄山的秀美，更没有五岳独尊的王者之气，沂蒙的山头较多，物产丰富，让人想到革命时期人民战争的场面，那种热情、那种凝聚力发自内心，连绵不断。我们想画出这种大朴之美。大众日报诞生于沂蒙，今年又是大众报业集团成立20周年，更要唱响沂蒙精神。”

多次进山采风写生，使张志民、吴疆、孙文韬对沂蒙山情根深种，多年来他们心中的颂歌持续嘹亮。8月4日的山东新闻美术馆里，这颂歌又回荡在丈六生宣上。

张志民先生以浓墨绘出前景的苍松顽石，给画面定了明朗的基调。在此后的数日里，师徒三人默契配合，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一张大画铺展，一片山色繁复，芸芸众生隐约其中，万千好物却无意彰显，正是丰富又平和的沂蒙风貌。

画面经营讲究节奏，绘画过程更是完整的乐章：有前奏，有过门，有高潮，也有间奏。铺完第二遍大调子时，画中的沂蒙山水仿佛睡着了一般，进入了间奏阶段，山与树笼罩在蒙蒙墨色中，呼吸低沉。这是有意为之，蓄势待发，是急行军前的休整，暴风雨前的宁静。

吴疆和孙文韬负责把大山叫醒。

“中国山水画讲究龙脉起伏，在树石之间各种指向性、对话式的关系中看到画面，看到大的视觉形态和小的视觉形态循环往复，远观的势和细小的质积累起来，画面元素之间的各种关系需要观者去解读。”孙文韬说。具体到画面，他和吴疆二人以重色重新把画面中要点提了一遍，山脊的暗影，山下的果树，山侧的矮松，都因这强烈的对比有了精神。而在细节的刻画上，被老师昵称为“二熊”的两个糙汉子又状如绣花，夹叶点、点叶点……工程浩大，分外仔细。沂蒙山杂树众多，塑造方法不一，松树不算高大，常与果树比邻而居，野逸之风和田园之趣融合得如此随意又舒适。

自然风貌进入造型领域，就是一种脉络整合，吴疆和孙文韬认为，这种脉络整合属于文化的传承。他们创作的灵感来自于自然、历史和人文的多重敬意：“沂蒙是个好地方。上古时代，人们欣喜于草木蒙发；中古的时候强调配天作镇，到了近代又产生了红色文化。现在我们依然在追溯历史，以各种方式来歌颂，每一代年轻人都能从这里得到新的感动和启发。这是一座沂蒙丰碑。”

山水画，尤其山水大画是个体力活。但遏止不住的创作激情令三位画家欲罢不能，于是画室呈现了各种有趣的造型和场景：趴着画，站着画，爬到桌子上去画，众目睽睽之下，张志民先生还双膝跪地画了好一阵子。画到淋漓处，张志民一笔重

墨，吓得人心里直扑腾，以为要出事！待到画面干透，就是恰到好处的远山，重一分、淡一分都不行。他把两位爱徒之前相对严谨的笔墨格局适当破开，为画面、为视觉、为心灵打开了气韵流动的通道。

张志民先生多年来观察沂蒙山、描绘沂蒙山，他尤其留意山间的小路。与“华山一条路”不同，沂蒙山到处都是路，路和路总是通的，怎么都能转回来。这路是劳动人民开梯田、摘柿子、掰玉米走出来的。张志民认为古人所谓可游可居，是站在文人角度来讲的，而我们说的“可居”，是和年代人民的安居乐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们富有而愉快；“可游”则是这里有历史可追溯，有红色文化可纪念。“有人说江山如画，其实画永远超过江山。艺术家要永远敬畏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从大自然中找到艺术语言，这是取之不尽的。”春天屋前屋后的紫藤，秋日漫山遍野的红柿，这种人间的水水亲切而温暖，本身就是最美好的语言。

在熙熙攘攘的无名杂树间，画家寻觅沂蒙的山水精神，不需奇峰、奇石、奇石，只要大朴纯真。山间小路纵横，甚至看云也是路，看水也是路；主峰下面是红瓦和梯田，松林背后掩映各样果木；村落屋舍星星点点，在侧峰，在远山，在林坳，在水前，它们静静隐藏，彼此守望。这片大山令人心安。

“山水画比较复杂，得一遍遍地画丰富了，里面要求很多的造型。局部和整体，浓淡干湿不同的变化都要体现，不能太潦草概括。”张志民先生说。

《沂蒙颂歌》正是这样被一遍遍晕染、刻画、调整出来的。郭熙在《林泉高致》里所言“已营之，又彻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复始终，如戒严敌然后毕……所谓天下之事，不论大小，例须如此，而后有成”，就是这样。

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山水画创作，从学术上依然要讲究理法、讲究传承，不能胡来。当然，创新永不会停止，若不如此，每个时代的典型风貌都将无从产生。绘画是件十分主观的事情，张志民经常提到禅宗大师青原惟信那段话：“老僧30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即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是一个客观观察到主观归纳再到回归自然的过程。为什么画家一次次带着崇敬之心去画沂蒙山水？为什么要尊重传统并不断创新？为什么山水被赋予那么美好的寓意？我们为什么感动、为什么追随？

因为我们本就是向光者。孙文韬他们深深地记得，20年前在山中寻找独行的同学，远处的一道微光仿佛能照亮整座大山，那种震撼与悸动，一切见山不是山，然后回归自然，献身于自然的艺术朝圣都会有。



《沂蒙颂歌》局部：杂树与松



《沂蒙颂歌》局部：山中农舍